李詩選註

李詩選註卷之六

温州樂清蕩南朱諫選註

姪守行校刊

贈孟浩然

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紅顏棄軒冕白首卧松雲醉月頻中聖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挹清芬

賦也紅顏少年也軒冕者貴人乘軒而戴冕也中聖人酒也魏時禁酒尚書徐邈私飲至沉醉從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太祖太祖怒鮮于輔曰平日酒客謂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迷花者愛之而為所惑也不事君言其愛花不事王侯也詩云高山仰止毛氏以為思賢也挹取也芬香也○此白贈浩然之詩言浩然風流聞于天下少時已

能輕富貴矣及其老也隱於松雲之間飲酒看花高尚其志不事王侯有如高山之不可仰也於此偶然而得一會亦但挹其清芬而已豈能與之相及乎○按迷花不事君句但欠瑩在白則可在他人則必為拘儒所哂矣

贈從兄襄陽少府皓

結髮未識事所交盡豪雄却秦不受賞擊晉寧為功小節豈足言退耕舂陵東歸來無產業生事如轉蓬一朝烏裘敝百鎰黃金空彈劍徒激昂出門悲路窮

賦也結髮束髮弱冠時也秦軍圍趙邯鄲新垣衍欲尊秦為帝仲連為言帝秦之害垣衍乃不復言秦聞之為卻五十里晉晉鄙也秦圍趙平原君使朱亥擊殺晉鄙奪其兵符以救趙擊敗秦軍舂陵在道州戰國策蘇秦說秦書十上不從黑貂

之裘敝黃金百鎰盡窮困而歸史記馮驩彈鋏而歌路窮無所往也○此白贈從兄襄陽少府皓之詩也自陳其出處困苦之意言我初冠之時雖未識事然所交者皆一時之豪傑也士之有所不屑為者如仲連却秦之不受賞朱亥之擊晉救趙皆小節也何足言乎所遇不合於是退耕於春陵之野又值產業不足而生計如飄蓬之不定矣裘敝金盡彈劒悲歌徒尒激昂將欲出門而有營也路又窮矣往則無所之矣命途之舛有如此夫

吾兄青雲士然諾聞諸公所以陳片言片言貴情通棣華倘不棲甘與秋草同

青雲士貴客也片言猶半言也小雅云常棣之華鄂不韡韡燕兄弟之詩也○言我之途窮矣亦何所投哉惟兄弟之親

或可以相從耳吾兄乃青雲之士也素有周給之義取信於
士大之間我以片言陳於左右者將訴其窮以通其情也設
使吾兄不納吾言不念吾之窮困情亦有所不通矣吾將何
歸乎甘與秋草同為枯槁無復生意之可望矣

淮海對雪贈傅靄一作淮南對雪贈孟浩然

朔雪落吳天從風渡溟渤梅樹成陽春江沙皓明月興從剡溪
起思繞梁園發寄君郢中歌曲罷心斷絕

賦也吳在江南淮在江北溟渤謂淮海也梅成陽春者梅開
於雪而報先春也剡溪王子猷雪中訪戴安道也謝惠連雪
賦梁王遊於兎園遇雪授簡於司馬大夫而作賦也郢中歌
白雪曲也○此白在淮海對雪而贈傅靄言朔雪落於吳天
而隨風渡於淮海梅花開而江沙白斯時也見雪懷人而起

剡溪之興賦雪授簡而發梁園之思懷人而入不可得而見
矣則將贈以白雪之歌〻曲既終心君斷絕何傷悲也

贈徐安宜

白田見楚老歌詠徐安宜製錦不擇地操刀良在茲清風動百
里惠化聞京師

賦也安宜縣名屬湖廣白田安宜之鄉名也李白流夜郎時
嘗有白田馬上聞鶯之作是徐姓者白田之縣令也白田亦
楚地故稱其老人曰楚老左傳子産欲使尹何為邑子産曰
少未知可否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有美錦不
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
錦不亦多乎漢書曰郎官出宰百里京大也師衆也天子之
所居以為大且衆也○此贈安宜徐宰言於白田之地而見

楚地之老感徐令之化而相與揄楊於詠歌也譬之善製錦者不擇乎地而錦皆可觀譬之善操刀者使之能割而俱無所傷是以清風動乎百里之內而惠化聞于京師之中聲譽以之而日起矣

浮人若雲歸耕種滿郊岐川光淨壠麥日色明桒枝訟息但長嘯賓來或解頤青鐙拂戶牖白水流園池

浮人流人也無恒產之可居者也長嘯者舒氣蹙口以作聲閒暇之態也史云弘農成瑨但坐嘯言其無事也解頤笑也漢儒語云匡衡說詩解人頤青鐙白水言安宜土地物產之美也〇承上言徐安宜有善政及民民將歸之故流離者皆欲復業以耕於野麥秀而可以備食桒茂而可以備衣民無阻饑號寒之患矣詞訟息而公庭閒但坐而長嘯也嘉賓來

而賢士至或與談笑而解厭也青燈抒乎戶牖白水流於園池土地物産之盛又足以自娱也安宜之治如此此其所以爲善政歟

遊子滯安邑懷恩未忍歸驕君若桃李歲晩託深期

遊子自謂也滯留也如太史公留滯周南之滯安邑猶言樂土也驕障也蔽也驕君者言藉其蔭蔽也桃李者潘岳爲河陽令植桃李人號曰河陽一縣花歲晩暮景也○言我遊於四方滯此安邑以樂土可以久居也懷館轂之恩而未忍去承桃李之陰有所庇倚歲寒相託深以爲期故雖久處於他鄉而亦不知此身之爲客也安宜善政不獨及於邑民而又被乎羈旅也如此

贈任城盧主簿

海鳥知天風竄身魯門東臨觴不能飲矯翼思凌空鍾鼓不為樂烟霜誰與同歸飛未忍去流淚謝鴛鴻

比也魯語海鳥曰爰居止魯東門展禽曰今茲海有災乎夫廣川鳥獸常知避其災也是歲海多大風竄身避也莊子云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大牢以為膳鳥乃眩視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觴鴛鴻以喻同類者謂主簿也○李白客遊於魯不遇而悲乃以爰居自況作為此詩以贈任城盧主簿意謂爰居智鳥也能知海上多風而先避於魯之東門魯侯御而觴之鳥不能飲思欲矯翼以高飛也享以韶樂雖有鍾鼓亦不為樂其離羣無朋者凄涼於烟霜之下又誰與之而同處乎欲飛而歸也又不忍去以彼鴛鴻嘗有同類之好須流淚一謝之然後去耳○按

李白寓山東作酒樓於任城結竹溪之六逸任城廣[illegible]以[illegible]
知白而敬禮者白將南遊會稽故以詩別其意云云盧亦非常
人矣

早秋贈裴十七仲堪

遠海動風色吹愁落天涯南昌變大火熱氣餘丹霞光景不可
留六龍轉天車

賦也大火心星也詩云七月流火夏正六月加於地之南方
至秋則下而西流矣時暑退將寒自南而西故曰變變即流
也六龍日御也說見前○此李白在會贈會生裴仲堪之詩
先自敘而後乃言贈之之意謂初秋之風色動乎遠海吹愁
落於天涯使我天涯之為客者皆生愁矣時而秋也南方大
火之星今變而西流矣尚有餘熱氣侶丹霞暑退猶未盡也

自夏徂秋歲遷序易光景去而不留日車轉而不息人生亦易老矣是則可悲也

荊人泣美玉魯叟悲匏瓜功業若夢裏撫琴發長嗟

荊人卞和也嘗獻璞不售抱璞而泣於荊山之下王使玉工琢之果得寶玉叟長老之稱魯叟孔子也嘗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承上言時既易邁道亦難合夫卞和之璞至寶也以不見售而有荊山之泣孔子之道大道也以不見用而有匏瓜之嘆吾之功業無成是以撫琴而發長嗟託絲桐以寫其中曲也自古聖賢不遇豈吾一人而已哉

裴生信英邁屈起多才華歷抵海岱豪結交魯朱家復攜兩小妾豔色驚荷葩雙歌入青雲但惜白日斜

裴生即仲堪也英邁者言有英氣而超邁乎人也屈一本作

堀說文云突也班彪王命論云未見得屈起在斯位者也師古注屈起特起也釋義屈其勿反則屈與堀古字通用大抵古無二字禹貢海岱惟青州齊地也漢書季布楚人為任俠有名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籍沒高祖購求千金布匿濮陽周氏賣為魯朱家朱家心知其為布也乃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職耳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人不廣也以布之賢上求之急不北走胡南走越耳滕公言於上上乃赦布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入青雲言其歌聲之遠聞也○言裴生之為人有英邁之氣有特起之才周遊齊魯結交豪俠携小妾以從行色艷如花而歌聲入雲行樂無厭但惜白日之晚也

窮溟出寶貝大澤饒龍蛇明主儻見收烟霄路非賒時命若不

會歸應鍊丹砂

窮溟遠海也木玄虛海賦云豈徒積太顛之寶貝與隋侯之明珠烟霄喻天子之所在也時人所遇也命天所賦也孔子曰吾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吾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嘗竊

非孔子之語引以釋時命之義耳會合也猶言際會也○言窮海之中多寶貝大澤之中多龍蛇以喻明王之盛世必多賢士也倘或見收序於朝廷之上則烟霄之路可立而致亦不爲遠矣設或時不我遇命有未通則當退處於窮寞之濱修真鍊丹從仙人以遨遊斯可也奚必屑屑於功名以自勞哉

贈范金卿二首

君子枉清聽不知東走迷離家未幾月絡緯鳴中閨桃李若不言攀花願成蹊那能吐芳訊惠好相招携

賦而比也君子謂范宰也枉屈也俯而就也清聠者猶晋人云青目也迷惑也猶云失路也絡緯即蟋蟀也漢書李廣贊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訊問也告也芳訊者以好音而相問也惠愛也詩國風云惠而好我携手同行招携者言與之相招而相携也〇此李白贈金卿范宰也言吾自蜀而之山東旅懐悾偬路岐若迷承君子之清聠得以安其所居雖迷焉亦不自知也離家未久而絡緯已鳴歲云暮矣作容須頼於主人交友必歸於投分故賢人君子人自依之譬之桃李無言板花者往来其下自成蹊径然桃李豈能吐其芳訊於人懐以好音使人愛之而有所招携乎特以夭夭之姿而人自愛之耳今我東遊而就范宰者以范宰可為主也

我有結緑珎久蔵濁水泥時人棄此物乃與燕石齊擦拭欲贈

之伸眉路無梯

結綠珠名大珠之頂必青綠色故今之鬻珠者必曰披青結頂以要重價戰國應侯謂秦王曰梁有懸黎宋有結綠古人亦以是為貴也贈之贈於君子也伸眉凡欲辯論者必揚眉以吐辭也漢司馬傳云延欲伸眉論列是非燕石見前○言承君子之枉聘則將何以答之乎我有結綠之珍久蔵濁水之泥時人不識視同燕石將與瓦甓而并棄也今欲拾取於泥中拭之使光潔贈於君子之左右必將蒙真識得善價庶乎不至於暗投也奈何道路修阻意欲伸眉論辯其是非以求真偽之別則又茫然欲進而無階恐終與燕石相等而已又安得有善價之沽哉此則白之自喻與逢范宰之為知己者也

遼東慚白豕楚客羞山鷄徒有獻芹心終流泣玉啼秪應自索莫留舌示山妻

漢書彭寵恃功朱浮與書以諫之曰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羣豕皆白乃慚而還尹文子曰楚人握山雞欺路人曰鳳凰路人曰我聞鳳凰今始見之請買千金弗與請加陪乃與之方欲獻楚王經宿死不遑惜其金惟恨不得獻王王聞感之召厚賜之過買鳥之金十陪莊子野人有食芹而美欲獻之於君者索莫窮寞也泣玉留舌事俱見前〇言我雖欲伸眉於左右徒以一得之愚恐不足以備使令之職未免如遼東之白豕楚客之山雞為有識者所鄙也故雖有獻芹之心而恐終為泣王之啼也求進不得則當退處於窮寞之濵俟時而已使我舌尚存則所以談王說霸

取富貴如張儀者亦不難矣一時不遇何足慮乎是則為士
者固不可輕於自獻而亦不可不重於自負也

其二

范宰不買名絃歌對前楹為邦默自化日覺冰壺清百里雞犬
靜千廬機杼鳴浮人少蕩析愛客多逢迎遊子覩嘉政因之聽
頌聲

賦也買名者有意於求名若貨之也莊子云子貢遊楚為圃
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獨絃哀歌以賣名声
於天下者乎注云於于誇誕貌蓋殺也淮南子曰儒墨博學擬聖飾
詩書以買名譽於天下江文通亦曰退不飾詩書以鶩衆進
不買声名於天下按莊子則曰賣名餘皆曰買名雖有人已
彼此之殊然其務外則一也或曰買即賣字之誤皆承莊子

之言也浮人流人之無恒産者也蕩析流蕩而分析也愛客所愛而敬禮者也遊子白自謂也○言范宰之為政務實而不務名絃歌不下於堂無為而民自化中心淡若清如冰壺閭閻無徵科之擾家家務機杼之功抚集流民不令失所好賢禮士多所逢迎皆嘉政也我為遊客遠來境内覩茲嘉政因以聽民間之頌聲而聞歌謡之載路矣

贈瑕丘王少府

皎皎鸞鳳姿飄飄神仙氣梅生亦何事来作南昌尉清風佐鳴琴寂寞道為貴

賦也梅生鳴琴事俱見前○此贈瑕丘王少府也言其有鸞鳳之姿皎皎然而潔白有神仙之氣飄飄然而輕舉梅福本仙人也宜無勢利之求何為来作南昌之尉乎身雖作尉而

清風佐乎鳴琴澹然而無欲也舜寔虛無以道為貴何嘗自
溺於功名富貴哉
一見過所聞操持難與羣毫揮魯邑訟月送滄洲雲
見而過所聞者無虛譽也○言其作尉名實相稱所見又過
於所聞矣操守之實異乎衆人誠非虛譽然而身雖判乎瑕
丘之訟終當與梅生而同歸望瀛洲之雲而飛昇也豈區區
之魯邑所能留哉
我隱屠釣下爾當玉石分無由接高論空此仰清芬
太公屠於朝歌而釣於磻溪書胤征云玉石俱焚清芬見前
○言少府乃神仙之流也我隱於屠釣之下亦非塵俗之人
與彼屑屑於功名富貴者不侔矣宜在清時當分玉石必不
視我如庸流而謾之也我亦素有納交之心第以道路修阻

無由親炙以接高論造瞻瑕丘徒仰清芬望瀛洲之餘光而已矣

贈京兆韋參軍量移東陽

聞說金華渡東連五百灘全勝若耶好莫道此行難猿嘯千溪合松風五月寒他年一攜手搖艇入新安

賦也唐志婺州治金華東陽二縣東陽在金華之東而多灘水若耶在會稽新安今徽州水出桐廬與東陽合入于浙江○京兆韋參軍量移東陽而白贈之以此詩也言聞金華之渡東連東陽而有五百之灘雖會稽之勝亦不能過乎此也移官東陽乃入佳境誰云此行之為難乎猿嘯而千溪合松風而五月寒其景物清幽所以異乎若耶也他日我將與子相攜駕舟更由東陽以入新安盡東南之勝槩可也蓋東陽

新安二水合流於嚴瀨之下故從東陽泛舟可入新安也○

贈丹陽橫山周處士惟長

周子橫山隱開門臨城隅連峯入戶牖勝槩凌方壺

賦也橫山在宣州廣德縣凌歷也言過之也列子曰渤海之東有五山三曰方壺○此李白贈丹陽橫山周處士也言周子隱於橫山開門臨乎城隅連峯疊翠入其戶牖景槩之勝過於蓬壺雖神仙之所居猶有不如者矣此蓋極言其所居之美也

時枉白紵詞放歌丹陽湖水色傲溟渤川光秀菰蒲當其得意時心與天壤俱閒雲隨卷舒安識身有無

丹陽湖隸丹徒縣與丹陽相隣傲慢也言以此而敖彼也白紵見前○言周處士隱於橫山時往丹陽之湖放歌白紵之

辭水色傲乎溟渤洋洋乎其無涯矣川光秀於旅灑景物之生色者又可觀也當其遊歌得意之時胸次悠然而無累與天地相為流通與閒 云同其卷舒放浪形骸之外不知吾身之有無又何富貴功名之足累乎

抱石恥獻玉沉泉笑探珠羽化如可作相携上清都

獻玉者輕進也探珠者嗜利也羽化清都見前○承上言處士之隱自適如此輕彼於自售如卞和之獻玉者處士則恥之而不肯為溺於嗜利如淵客之探珠者處士則笑之而不屑為惟以隱逸為高將欲從仙人以遨遊也使羽化而可為歟我將與尔携手而上清都同入於鈞天之帝居可也

玉真公主別館苦雨贈衛尉張卿 二首

玉真公主唐玄宗妹 也衛尉官名漢執金吾也

秋坐金張館繁陰晝不開空烟迷雨色蕭颯望中來翳翳昏墊
苦沉沉憂恨催清秋何以慰白酒盈吾杯
賦也金張者金日磾與張湯皆漢之舊臣貴族也張湯傳贊
曰張氏之子孫相繼為侍中中常侍凡十餘人金日磾傳贊
曰七葉內侍何其盛也功臣之後惟金氏張氏親近貴寵比
於外戚左太冲詩云朝集金張館墊下也書曰下民昏墊言
遭洪水之患也翳蔽也○此李白於玉真公主別館遇苦雨
而贈張衛尉也言秋日客於戚里之門坐於金張之館繁陰
當晝而不開烟雨迷望而蕭颯下民病於昏墊憂恨積而相
仍於此清秋遭此苦雨客懷作惡將何以自慰乎惟有旨酒
可以解釋之也
吟詠思管樂此人已成灰獨酌聊自勉誰貴經綸才彈劒謝公

子無魚良可哀

管管仲樂樂毅也思慕之也勉自力也經綸皆治絲之事喻治道也公子謂張衛尉也彈劒事見前○清秋雨中酌酒吟咏仰思管樂皆能興衰而繼滅者為一代之名臣斯人也今不可得而見矣然則我將何以為懷乎引杯自酌聊以自慰而已且當今之世知人者少又誰貴吾之有經綸者乎雖為管樂恐終不得見用於是彈劒高歌以謝公子我之窮困食焉無魚亦可哀矣

其二

苦雨思白日浮雲何由卷稷契和天人陰陽乃驕蹇秋霖劇倒井昏霧橫絶巘欲往咫尺塗遂成山川限溟濛奔溜聞浩浩驚濤轉泥沙塞中途牛馬不可辨

賦也雲卷則雨收矣后稷后契皆舜之賢臣也和天人調陰
陽也驕則太過蹇則不及謂陰陽失調也霖久雨也倒井而
久而井倒也瀰瀰衆也浩浩大也莊子秋水時至百川灌河
兩涯之間不辨牛馬○此言苦雨之久思見白日彼浮雲之
蔽日者何時而散乎宰相燮理陰陽宜乎天人和而雨暘時
也何乃驕蹇而爭矣若是陰多而雨溢也井塌露皆咫尺之
間泥塗相隔若限山川奔溜瀰瀰而衆流驚波浩浩而廣大
沙泥塞道而兩涯之澗來牛去馬不可得而辨識矣
飢從漂母食閒綴羽陵簡國家逢秋蔬藜藿不滿眼蠨蛸結思
幽蟋蟀傷褊淺廚竈無青烟刀机生綠蘚
漢書韓信貧時常從漂母求食穆天子傳云天子曝書於羽
陵詩豳風云蠨蛸在戶注云言其思也唐風云蟋蟀在堂舊

說以為刺儉不中禮之詩而憂思迫切也机几同案屬刀以切肉机以承肉者也〇言雨久飢困乃從人以覓食閒中無事則又効古以著書也園蔬秋凉雖藜藿亦有所不給矣覩蠨蛸而念室家聞蟋蟀而悲歲暮廚竈無烟而刀机生蘚客居之貧又如此別館遇雨若之何而為情乎

投筯解鷫鸘換酒醉北堂丹徒布衣者慷慨未可量何時黃金盤一斛薦檳榔功成拂衣去搖曳滄洲傍

投筯不食也言雨久廚竈刀机皆空而無食也鷫鸘裘也司馬相如解鷫鸘裘就主人楊昌貰酒南史劉穆之少時家貧好往妻兄江氏家乞食每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乃常飢何必須此及為丹陽尹召妻兄弟令廚人以金盤貯檳榔一斛以進後居京口帝西討劉毅以諸葛長

人監留府穆之輔之長人果有異謀穆之厚為之備謂所親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踐危機今日欲為丹徒布衣不可得也曳一作裔白古風云搖裔雙白鷗皆來往不定貌○言雨久而厨竈無烟刀机生蘚無食可以療飢乃投筯解裘以換美酒取醉於北堂之上聊以自適而已夫士雖貧賤其抱負者常不小也如劉穆之之未遇為丹徒之布衣慷慨之志安可量哉初則所食不飽及其貴顯則以黄金之盤貯薦一斛之檳榔我今窮困若此未知何時而可以得此富貴乎茍得富貴俟功成而身即退從容於滄洲之上必不肯蹈此危機以自苦也○按此詩乃苦雨中感嘆而并言在己之志也

贈韋秘書子春二首

谷口鄭子真躬耕在巖石高名動京師天下皆籍籍斯人竟不

起雲卧從所適苟無濟代心獨善亦何益

賦也鄭子真漢之隱者也揚子云谷口鄭子真耕於嵒石之下名震京師漢書王貢鮑龔傳所載畧同籍籍多也代世也濟代濟世也〇此贈秘書韋子春也首以古人鄭子真之事言之蓋以子春而擬於子真者意謂漢時子真居於谷口躬耕於野身雖隱而名則著動乎京師而聞乎天下也不肯少屈其志而自適於雲壑之中為已之謀則得矣然而兼善於天下不過獨善其一身而已矣又何益乎

惟君家世者偃息逢休明談天信浩蕩説劒紛縱橫謝公不徒然起來為蒼生秘書何寂寂無乃羈豪英

家世即世家也史記世家皆記大臣之有勲爵與聖賢之有道德可以傳世者也偃息者偃卧休息乃隱而不仕者談天

鄒衍也劉向別録曰騶即鄒字衍之所言五行之終始天道之廣大故齊人語曰談天行莊子説劍篇曰臣聞大王好劍故以劍見謝公謝安也晋書謝安高卧東山諸儒相與語曰謝安不出當如蒼生何秘書官名官卑而禄薄者〇言子春乃我朝名臣之後城南韋杜之舊家也逢此休明之世而乃偃息不仕能談天道信乎浩蕩而難量能説劍術紛然縱横而莫棄昔者謝安負蒼生之望出必有所為也豈徒然哉今尔子春職居秘書淹留文字之間不當民社之寄何爲寥耶此非英豪所宜居者得非羈有用之材而置於閒散之地也

且復歸碧山安能戀金閣舊宅漁樵地蓬蒿已應没却顧女几峯胡顏見雲月

舊宅舊隱之處也九域志女几山在河南福昌縣本古宜陽

縣也〇言子春原是隱士乃為秘書一官所羈今復隱去仍歸故山安能戀戀於金闕乎故山舊宅本是漁樵之地因子春之不歸而蓬蒿已蕪沒矣舊居碧山而有女几之峯設使子春戀闕而不歸未免有愧於此山矣又何顔以見其雲月乎〇按詩意韋子春必不得志而依違於祿仕者也故李白譏之不能從舊隱而高尚其志則子春之為人亦可知矣

其二

徒為風塵苦一官已白鬚氣同萬里合訪我來瓊都披雲覩青天捫虱話良圖

賦也瓊都猶言玉京天子之都也晉樂廣善談論衛瓘曰此人之水鑑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也晉王猛隱于華山桓温入關猛被褐詣之捫虱而談當世之務傍若無人温

曰江東無鄉比也良圖善謀也○言子春為秘書之官官卑祿薄徒為風塵所苦年老而鬚已白矣我與子春意氣相投雖隔萬里而終相合也故不以道里之遠而訪我於帝京一見之頃若披雲霧而覩青天皎然而無所隱捫虱而談當世之務又皆致治之良策也

留侯將綺里出處未云殊終與安社稷功成去五湖

留侯張良也綺里季四皓也漢高祖欲易太子張良為呂后畫策名四皓輔太子高祖見之曰羽翼已成矣遂不易出出而仕也處止也隱而不仕也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范蠡佐越滅吳及至五湖乃裝輕寶乘舟浮五湖而去五湖湖名言子春以秘書之職為青宮之官年老鬢白如留侯所招之四皓一出一處亦皆相同終當輔導太子以安社稷待至成

功乃可泛五湖而去也○按詩意予春必是宮僚之近侍者
清階雅望何至窮窮若此垂老而窮困者乎蓋在唐初與開
元之始太平尚文士夫以清皆為貴天寶離亂之後太子蒙
塵宮僚僇辱青宮變為灰燼故予春流離失所若是可哀也
時命大謬雖有自負者亦將如之何哉

贈薛校書

我有吴越曲無人知此音姑蘇成蔓草麋鹿空悲吟未誇觀濤
作空鬱釣鼇心舉手謝東海虛行歸故林
賦也吴都姑蘇越都會稽吴越曲歌謠吴越舊事者也吴越
春秋云伍子胥諫吴王不聽曰臣必見越之破吴豕鹿遊於
姑蘇之臺荊棘蔓於宮闕枚乘七發曰將以八月之望與諸
侯遠方交遊兄弟並往觀濤於廣陵之曲江列子云龍伯國

有大人一釣而連六鰲○此李白南遊吳越不遇知己而欲西歸之辭也言我有吳越之曲以詠吳越之事無知音者則誰為我而聽此曲乎且姑蘇之臺已成蔓草麋鹿遊于其上矣繁華之境變而荒涼是可嘆也至如枚乘觀濤之作我亦有之但未敢以自誇耳投竿東海一釣六鰲使淛河以東皆饒其肉我有此懷欝而未遂則濟物之心又無所施矣將辭東海而復歸於故林也遊吳而無知音釣越又成虛行久客不歸將安之乎

贈何七判官昌浩

有時忽惆悵匡坐到夜分平明空嘯咤思欲解世紛心隨長風去吹散萬里雲羞作濟南生九十誦古文

賦也惆悵失志而嘆也匡正也匡坐正坐也莊子云原憲匡

坐而絃夜分夜半也嘯說文云吹声也咤說文云噴也皆嗟口出氣以作声舒其憤懣之氣也世紛世事之紛擾者謂當時之多難也漢書伏生濟南人名勝故為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掌故鼂錯往受之○此李白贈何七判官而多自敘之辭言我有時忽自惆悵寢不能安而坐至夜分迨平明之時又自嘯咤而咨嘆者果何為乎盖以時事方艱思欲解其紛紛息其禍乱以濟斯世於平康耳心意摇摇願隨長風而去吹散萬里之雲使宇宙肅然而清夷四海蒼生皆在於光天化日之下斯可也安能俛首於殘編断簡之中如濟南伏生垂老而誦古文者乎

不然拂劍起沙漠收奇勲老死阡陌間何因揚清芬夫子今管

樂英才冠三軍終與同出處豈將沮溺群

拂劍志武功也沮溺即論語所謂長沮桀溺耦而耕者餘俱見前○承上言我之欲解世紛以樹功名者不在於文辭之末乃欲以智勇匡時而靖難也拂劍而起敵王所愾掃沙漠之妖氛收攘夷之偉績使戎狄不敢有輕吾中國之心也若乃老守田廬而死於阡陌之間不得揚芳名於後世者果何益乎夫子乃今之管仲樂毅也才冠三軍當與管樂同其出處出則必樹輔世之奇勳掃沙漠而揚清芬也豈宜與沮溺而同其隱淪乎

讀諸葛武侯傳懷贈長安少府叔封昆季

漢道昔云季群雄方戰爭覇圖各未立割據資豪英

賦也漢季漢之末世也群雄謂袁紹袁術公孫瓚孫權劉備

之徒割據分割其土地各據於一方也資助也言取之以相助也豪英謂當時之賢材也○此李白讀諸葛武侯傳贈崔少府昆秀之詩意謂漢道既衰至於末世王綱不振群雄競起如袁劉孫曹之輩未有能立霸圖而為群雄之長者也乃裂土分壤各據偏方資用英豪而各有其國也此四句總序以發端

赤伏起頹運卧龍得孔明當其南陽時壠畝躬自耕魚水三顧合風雲四海生武侯立岷蜀壮志吞咸京

赤者漢之火德也漢書光武紀書生疆華自関中来奉赤符曰劉季發兵捕不道四方雲集龍闘野四七之際火為主頹運猶言衰祚也蜀志徐庶見先主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将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

将軍宜枉駕顧之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諸葛亮出師表云臣本布衣躬耕南陽先帝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先主與亮情好日密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孔明没謚為武侯立岷蜀者佐漢而都於蜀也咸京咸陽関中之地漢之長安舊都也後為魏所據故出師表云臣當奬率三軍北定中原以復舊都又嘗曰明年取魏後年取呉此皆亮之志也亮隱居隆中嘗自比管樂時人未之許也惟崔州平徐庶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言漢祚既衰天授光武握赤伏之符振中興之業乾綱頽而復起又得臥龍之孔明以為之佐當孔明隱居於南陽躬耕於壠畝先主三枉駕而顧之道同氣合如魚水之相投如風雲之際會立國岷蜀之間以為用武之地然後奬率三軍北定中原呑咸京以復舊都而闢

乾坤於再造此其志也志則壯矣然知之於未遇之先一言許其為管樂之儔者誰歟獨有崔州平之一人而已矣蓋知亮之深而信以為然也豈尋常之淺識者所能窺哉○因崔少府而用州平故事思亦巧矣

余亦草間人頗懷拯物情晚途值子王華髮同衰榮託意在經濟結交為弟兄毋令管與鮑千載獨知名

草間人隱而未仕伏於田野者也拯救也拯物即濟物也子王崔少府字也華髮斑白也經濟管鮑俱見前○言孔明躬耕之時而遇崔州平之相知予亦草間人也頗有濟時之心彷彿孔明當時之人無有知者及至晚途乃值子王之同心意氣相期在乎經濟結交之密情若弟兄雖古之管鮑亦不得專美於前矣

駕去温泉後贈楊山人

少年落魄楚漢間風塵蕭瑟多苦顏自言管葛竟誰許長吁莫錯還閉關

賦也落魄不羈貌史記酈食其家貧落魄楚漢間管葛管仲諸葛亮也莫錯猶寂寞也文中子曰劉伶古之閉關人也阮逸曰閉關猶藏身也○此李白從幸温泉駕去後而贈楊山人之詩也辭多自敘言我於少年之時流寓於楚漢之間若古之食其家貧而落魄者也風塵蕭瑟而多苦顏窮困若此雖有抱負可比管葛人皆莫之我許也於是長嘆寂然閉關藏身自守而已矣豈復干譽以求知乎

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輸丹雪胸臆忽蒙白日回景光直上青雲生羽翼幸陪鸞輦出鴻都身騎飛龍天馬駒王公大臣借顏

色金章紫綬來相趍

白日喻君也鴻都門名漢章帝紀置鴻都學生注云於內置學章印也漢百官表丞相金章紫綬○此白自叙其遭遇也言一日之間蒙君王之寵召加以拂拭之恩我則盡心竭力以輸其忠又蒙天子眷顧轉致青雲之上駕幸溫泉叨陪侍從騎天閑之馬出鴻都之門王公大臣皆假我以顏色無不肅然相敬歡然相愛佩金章服紫綬者皆向我而奔趍也一時氣焰何可云哉○按此白雖自誇時俗之態亦因以見也

當時結交何紛紛片言道合惟有君待吾盡節報明主然後相携卧白雲

當時言於此時也紛紛多也卧白雲隱也○言當此寵遇之時王公大臣納交於我者非不多也片言相合惟君而已君

乃隱者我則仕而未歸出處之跡佀相背馳然而終身之志未嘗異也待吾盡節以報明主功既成矣而後身退與子同卧於雲中悠然忘世斯可也

温泉侍從歸逢故人

漢帝長楊苑誇胡羽獵歸子雲叨侍從獻賦有光輝激賞搖天筆承恩賜御衣逢君奏明主他日共翺飛

賦也漢帝漢之成帝也長楊苑名即長楊宫也羽獵者士卒負羽以從獵也成帝獵于長楊子雲作羽獵賦以諷之又作長楊賦云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捕熊羆豪猪虎豹輸長楊射熊館叨侍從即子雲賦也孝成帝羽獵從也天筆天子之筆也凡天子所御之物皆曰天獻賦賜衣者侍從時自必有所獻之辭天子必有所賜之衣

也翻飛言飛騰而在位也○李白侍從明皇遊溫泉歸途於
人而作此詩以子雲從成帝於長楊之事言之昔者漢成帝
遊于長楊之苑大誇胡人以多禽獸遂為羽獵之舉子雲侍
從獻賦諷諫辭嚴義正有光輝焉蒙天子之激賞有御衣之
頒賜我今侍從溫泉乃與子雲同一揆也乃是天子之近臣
安敢蔽賢以固寵也歸途逢君知君之才以俟他日當薦于
朝同升諸公相與翻飛於雲霄之上也

贈崔侍郎

黄河二尺鯉本在孟津居點額不成龍歸來伴凡魚

此也二尺鯉鯉之大者也孟津地名在洛北三秦記龍門山
在河東界禹鑿山斷如門二里餘黄河自中流下兩岸不通
車馬每暮春有鯉魚爭來赴之得上者便化為龍又林登云

龍門之下每暮春有鯉魚遡流而上一歲登龍門者不過七十二初登門即有雷雨隨之天火自後燒其尾乃化為龍或云不能登門者即被點額而退○此李白贈崔侍郎之詩乃被放歸山之後而作也言黃河有二尺之鯉在於孟津之水暮春遡流欲化為龍本期燒尾之雷不意點額而退化龍不成還歸於河伴乎凡魚而已矣白喻在已以才被薦後起烟蘿之中叨居侍從之列一日被讒而見放亦還故山而已矣

故人東海客一見借吹噓風濤倘相見更欲凌崑墟

東海水之大者也崑墟昆侖之墟山海經曰昆侖墟在西河水出其東北隅相見即相遇也○承上言我如鯉魚化龍不成點額而退吾故人者東海之神人也倘或借以吹噓之力助以風濤之勢則飛騰變化可立而致將欲乘雲雷而凌乎

崑崙之墟楊髯鼓鬣於黃河之源豈特居乎孟津而已乎彼為大臣者若肯薦引士類則吾之翅朝亦有日矣豈終伴凡魚而已乎

贈參寥子

白鶴飛天書南荊訪高士五雲在峴山果得參寥子

賦也鶴仙禽也天書者天子之書也以仙家言之則曰鶴書史記正義曰京房易兆候云何知賢人隱顏師古曰四方厚有大雲五色見而不雨其下有賢人隱矣峴山在襄陽屬唐荊州〇此李白贈參寥子也言白鶴銜乎天書南飛荊州以訪高士但見五雲屯於峴山知為隱士之祥也於此求之果得參寥子焉隱於山中而貽于雲氣也

骯髒辭故園昂藏入君門天子分玉帛百官接話言毫墨時灑

落探玄有奇作著論窮天人千春祕麟閣
骯髒昂藏皆不屈意分賜之也玉帛所賜之物也玄道也老子所謂玄之又玄者也范曄傳曰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荀子天論篇云明於天人之分麟閣見前〇言參寥子蒙天子之訪乃辭故園入於君門不以勢利而有所屈天子賜與則分以玉帛百官相敬則接以話言著述精深窮探天人之奧筆墨灑落永藏祕閣之中其文辭之妙尤有可敬者矣
長揖不受官拂衣歸林巒予亦去金馬藤蘿同所攀相思在何處桂樹青雲端
長揖者揖之長也漢書酈食其傳長揖不拜拂衣者振衣而去也皆言其不屈意淮南招隱云桂樹叢生兮山之阿金馬見前〇言參寥子雖蒙天子之名其志不屈乃長揖以辭其

官佛衣而歸于故園不肯拜爵食祿以自羈也我亦去乎金馬之門辭其待詔之職隱處藤蘿其迹同也然雖同隱而不同地未免相思相思之心在何處乎桂樹叢生於青雲之端是子之隱居吾思之所在也○按明皇好道尊事老子為玄元皇帝作廟奉祀極其崇麗祿山諂順誣以乞食之夢助其侈肆參寥子亦當時之道流也初以老子之術而見寵既而見幾早退侶亦有游乎恬靜者乎姓名不傳今無所考

贈饒陽張司戶燧燕魏太守 饒陽縣唐屬深州饒陽郡

朝飲蒼梧泉夕棲碧海烟寧知鸞鳳意遠託椅桐前

比也蒼梧碧海俱見前○此白贈張司戶以鸞鳳自比也言此鸞鳳朝則飲於蒼梧之泉夕則棲於碧海之烟可謂孤高而清潔矣其意亦將有所託也蓋欲託於椅桐之前以為棲

止之地謂猗桐亦是孤高清潔之物可以相託者也世人皆附於芬華寧能知此意乎以喻已之周流四方奔走於南北者將求可親之人以爲他日之宗主耳此則寓意於司戶也

慕藺豈曩古攀嵇是當年愧此黃石老安識子房賢

藺〻相如也漢書司馬相如字長卿少時名犬子慕藺相如之爲人更名相如嵇〻康也南朝以八達稱顔延年詩云攀嵇亦鳳皃漢張良字子房遊下邳爲一老父取履因授以一編之書曰讀此可爲王者師後十三年見我濟北穀城下遂去不見後良從高祖過濟北果得黃石歸而祠之藺嵇子房皆指張司戶也黃石白自謂也〇言我於張司戶也有慕藺之心有攀嵇之志故慕藺扳嵇不在於古人而在於我之今日也然于房之賢亦惟黃石〻公爲能知之我非黃石公也安

能識子房乎不識子房誠有愧於黃石公矣
功業嗟落日容華棄徂川一語已道意三山期着鞭蹉跎入閶
世寥落壺中天獨見遊物祖探元窮化先何當共攜手相與排
冥筌
落日晚景也徂川水流而不返也三山三神山也神仙傳後
漢費長房見汝南市中有一老翁賣藥市罷輒跳入壺中長
房於樓上見之因往再拜奉酒脯翁與俱入壺中見玉堂嚴
麗非人境也物祖物之始也即天地太始之道也元亦始也
化先萬化之初也曰祖曰元曰先其實一也排闢也冥深也
筌取魚之器以喻藝術之所具也冥筌猶言秘書秘訣之類
也○言在已壯年之時甚有功名之志落魄無成歲已晚矣
誠可嘆也容顏衰老有若逝川去而不返亦可悲也我與司

户相見之項一語之間已道其意盖有默契焉者期著鞭於三山望仙境以遨遊也柰何蹉跎於塵世未能遽入於壺中然我之所見者獨異衆人能窮萬物之始深探化機之元自可以辭塵而絶俗超然而長往矣與我同斯道者非子其誰歟當與携手排冥筌開秘訣棄人間而之三山也

贈清漳明府姪聿

我李百萬葉柯條布中州天開青雲器日為蒼生憂小邑且割鷄大刀佇烹牛雷聲動四境恵與清漳流

賦也史記老子傳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凡姓李者皆為其後故唐以老子為祖而尊為玄元皇帝李白唐冑故曰我李葉與柯條喻枝派也中州者九州為天下之中也青雲器〻之貴者也佇待也雷声〻如雷之大也清漳縣名唐地

理志漳水出上黨沾縣大黽谷東北至阜城入河〻水濁而
漳水清故曰清漳屬唐相州〇此贈清漳明府姪也言我唐
李氏傳自玄元百萬葉矣柯條蕃衍布滿中州君負青雲之
器實自天所生者志存民社憂及蒼生今雖宰乎小邑異日
終當大用化行四境若雷声之震動惠及黎民與清漳而同
流矣

絃歌詠唐堯脫落隱簪組心和得天真風俗猶太古牛羊散阡
陌夜寢不扃戶問此何以然賢人宰吾土

唐臨漳縣即古之冀州堯所都之地故冀州有堯壇堯臺脫
落者無所繫累之意也天真性之出於自然者太古上古也
史子產為相門不夜閉道不拾遺又唐貞觀中外戶不閉〇
此言其畜牧蕃而盜賊息也謂尓明府者絃歌於唐堯之墟

大隱於簪組之間心和而得天真無一毫之苛刻也民俗還於太古無有一民之梗化者牛羊徧乎阡陌畜產盛矣夜寢不閉外戶盜賊息矣此果何由以致之乎乃有賢人以宰吾土惠澤絃歌以致然也

畢邑樹垂李垂陰亦流芬河堤繞綠水桑柘連青雲趙女不冶容提籠書成群繅絲鳴機杼百里声相聞

河堤即漳河之堤也清漳亦是古之趙地故唐詩云有客新從趙地回自言曾上古叢臺雲遮襄國天邊去樹繞漳河地底來趙女邯鄲之美姬也百里畢一邑也〇此言其蚕桑盛而女工勤方春桃李初開之時河水流澌之際桑柘敷陰連乎青雲女子沾化變其舊習革驕淫之心躬蚕織之務採桑繅絲而機杼之声相聞於百里之内風移而俗易矣

訟息鳥下階高臥披道帙蒲鞭掛簷枝示恥無撲抶琴清月

戶人寂風入室長嘯無一言陶然上皇逸

道帙道書也清淨之學也後漢劉寬為南陽太守吏人有過

但以蒲鞭罰之示辱而已抶打也左傳曰歜以扑抶職職名

上皇即淵明所謂羲皇上人也○此言其詞訟簡而政事暇

庭無囂囂之声而鳥馴於階除之下可以高臥觀道書守清

淨而無為矣可以不施刑罰但以蒲鞭示辱而已矣琴声清

而月當戶人語寂而風入室長嘯無言陶然羲皇之上人也

出塵離俗又不可以勢利而拘者矣

白玉壺冰水壺中見底清〻光洞毫髮皎潔照羣情趙北美善

政燕南播高名過客覽行謠因之誦德聲

玉壺冰水者以玉壺而盛冰水清之極也姚崇冰壺賦曰冰

壺者清潔之至也君子對之不忘乎清漳河屬冀州在趙之北在燕之南過客白自謂也行謠民謠之〻在路者也○上皆言其作邑之功此則言其人物之美與已贈詩之意夫政由人舉有是人則有是政也明府作邑功効若此豈偶然哉蓋由明府之有清德也有如玉壺氷水表裏洞徹照見群物之情無有毫髮之翳故畜產盛而盜賊息桒柘繁而女功成詞訟簡而刑罰省矣政無不善而名無不彰也自趙之北自燕之南地無遠近之殊同一稱誦之辭歌謠之声載于道路我為過客偶至斯邑因作此歌以誦政声惟以繼民謠以攄其情也豈虛譽哉○按此詩舊說亦作五節分看隨事解義茫無所指佀乎不得其要領者太白立言之意晦矣盖白之為詩辭若煩亂而意則分明鋪叙有條先後有節正所謂多

多而益辯者也得其端而推之乃得其意耳

贈臨洺縣令皓弟時被訟停官

陶令去彭澤茫然太古心大音自成曲但奏無絃琴釣水路非遠連鰲意何深終期龍伯國與尔相招尋

賦也陶淵明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淵明嘆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以向鄉里小兒遂解印去茫然深遠意淵明性不觧音畜無絃琴一張人問其故曰但得琴中趣何勞絃上声老子云大音希声謂音之至者不在乎声也釣鰲見前○此李白贈臨洺縣令弟皓而作言淵明為彭澤之令其去官者非獲罪譴遣斥逐也持其高風清節遠有太古之心不為時俗之所拘世人之彈琴者皆取絃上之声惟淵明也胸次和平默契太古趣與心會自成曲調不假

我絃上之声也太古上人又豈爵祿之所能羈乎尒以非罪而停官與淵明之在彭澤心何異哉尒之歸也釣水而隱路亦非遥舉是之間即可到矣况尒素有釣鰲之志必将投竿而長往矣我則與尒相期於龍伯之國拍尋於東海之濵無負此志斯可也

鄴中王大勸入高鳳石門山幽居

一身竟無託遠與孤蓬征千里失所依復将落葉并中途偶良朋問我将何行欲獻濟時策此心誰見

賦也征行也商君書曰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落葉孤蓬皆無根之物故隨風而飄無所定止偶遇也〇鄴中王大勸入高鳳石門山幽居李白答以此詩言我之身世進退失據無所倚託有如孤蓬隨風而征遠無所依復與落

葉同一類也欲以濟時之策獻於聖明之君徒抱此心誰

有知者乎

君王制六合海塞無交兵壯士伏草間沉憂亂縱橫飄飄不得

意昨發南都城紫鸑櫪上嘶青萍匣中鳴

交兵戰也沉憂深憂也南都漢南陽郡治宛在京之南故曰南都乃光武奮迹之地紫鸑馬名青萍劒名○言方今天子在上宰制六合邊圉晏安四夷賓服無有兵革之患似不必為後日之慮也然壯士抱濟時之策者未免有遠憂焉仍恐亂生於忽禍隱於微不預為之備也故雖伏處草莽之間而沉憂已形於胸次汲汲然有不自安者矣於是失意而行飄然長往驅馬佩劒昨發南都之城將遠行之計傍求知已之人庶幾有所遇也

投軀寄天下長嘯尋豪英恥學瑯琊人龍蟠事躬耕富貴吾自
取建功及春榮
投軀寄天下者言委身於天下不滯於一隅也諸葛亮瑯琊
人躬耕隴畝司馬德操以為伏龍徐庶曰諸葛孔明臥龍也
史記蔡澤從唐舉相舉戲之澤曰富貴吾所自有所不知者
壽耳春榮喻少年也○言我遨遊四方以尋英俊挾濟時之
策而欲及時以建功也豈能株守一丘如孔明躬耕南陽甘
於龍蟠者乎世之求富貴者皆枉道以干人吾於富貴乃自
取之學優則宜仕也何待有所求哉建功立業須於少壯之
時老而力衰則無及矣此吾所以深有望於知已也
我願執爾手爾方達我情相知同一已豈惟弟與兄抱子弄白
日琴歌發清声臨別意難盡各希存令名

執手相歡也一已者同體而同心也○言天下之士相知者少我顧執尔之手以納交焉尔亦達我之情知我濟時之有策可以及時而建功也尔我相知如出一已不以形骸相隔而有彼此之殊固不啻兄弟之相親愛也尔將勸我入於石門之山以遂隱居之好挹子嬉遊於白雲之間絃琴而歌以發清嚮陶陶然有餘樂矣茲當臨別而意難盡各欲自勉以存令名修德以終譽者是朋友規益之意也可不各自努力以期於進脩乎○按此詩當作四節分看首八句言已之周遊四方欲求事君而無知已者之薦之也次八句言已有憂世之志不遇而故去也次六句言已欲以身任其責及時而有為也次八句敘交情之密以及贈言相勉之意也

贈華州王司士

淮水不絕濤瀾高盛德未泯生英髦知君先負廟廊器今日還
須贈寶刀
賦也盛德謂東晉王氏有世德也晉王泯傳王導初渡淮使
郭璞筮之卦成曰吉無不利淮水絕王氏滅髦美士也蜀志
許靖傳曰將濟以為大較有廊廟之器魏徐州刺史呂虔有
佩刀工相之曰為三公可服此刀虔乃贈別駕王祥曰苟非
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之器故相與也○此贈華州王司
士也言王司士出於王導之後盛德相繼而英髦迭生當與
淮水相為悠久也負廟堂之器有三公之望又與先世王祥
相類宜有寶刀之贈以寓期待之情他日所就已可古矣○
按白贈王司士皆用王姓故事故佩刀之說不必傍引蜀志
賁瑋與孫權贈刀問答之辭以實之也

贈盧徵君昆弟

明主訪賢逸雲泉今已空二盧竟不起萬乘高其風

賦也賢逸賢而隱者也雲泉隱者之所居也空者無人也二盧盧鴻兄弟也唐書盧鴻傳鴻博學善書籀廬嵩山玄元開元初召至京五年再徵至東都謁見拜諫議大夫固辭制許還山賜隱居服官營草堂鴻所居室號寧極云○此李白送盧徵君昆季也言今清明之世宜乎野無遺賢凡有懷抱未及舉用者悉皆下詔徵名以赴闕下雲泉之間為之一空惟尔二盧堅卧不起輕爵祿薄肥遯其清風高節亦為天子之所重也故還山之日則有賜服賜錢及加號寵矣

河上喜相得壺中趣每同滄洲即此地觀化遊無窮水落海上清駿背觀方蓬與君弄倒景攜手凌星虹

列仙傳河上公莫知其姓名漢文帝時結草為菴于河濵常讀老子書文帝駕幸詣之河上公即授素書老子道德經二卷帝拜受畢失公所在時人因號河上公壺公亦不知其姓名費長房為市掾時見公從遠方來入市賣藥常懸一空壺於坐上日入之後輙跳入壺中長房窺見之公亦知長房之篤信令與俱入壺中語之曰我神仙人也滄洲即九洲之一仙境也莊子滑介叔曰吾與子觀化又廣成子云入無窮之門倒景日月之返照也如淳曰在日月之上日月反從下照故其景倒○言盧徵君之隱居好道如此河上公之相見也則喜於相得費長房之壺中也其避俗同隱居之地即是神仙之境矣大觀造化之原以遊無窮之門又於水落之時海氣清明之際履巔背以覩方丈之與蓬萊遍歷仙洲隨地而

遊遨也我當與子弄倒景虹昇於蒼𡧧之表居於清都之上
邈然與世而相絶也斯可矣

贈新平少年

韓信在淮陰少年相欺凌屈體若無骨壯心有所憑一遭龍顔
君嘯咤從此興千金答漂母萬古共嗟稱

賦也屈體者屈下其體卑遜之甚也西征賦曰入屈節於廉
公若四體之無骨謂相如也憑依也猶言有所主也漢高祖
隆準龍顔嘯咤得志之狀也韓信事俱見前○此李白贈新
平之少年多自敘之辭意謂韓信微時在於淮陰市中少年
多夌雲之令其匍匐出於胯下四體屈折若無骨者外貎雖
卑中心則壯盖不屑於小節而實自負於大勇也一遇龍顔
之漢祖築壇而拜為大將觧衣推食而委任之統百萬之師

勢震華夏嘯咤之間佐成王業列土封侯從此而興起矣乃以千金而酬漂母報其進食之恩富貴不忘貧賤丈夫義氣激昂流俗萬古所共稱嘆者也

而我竟何為寒苦坐相仍長風入短袂兩袖如懷冰故友不相恤新交寧見矜摧殘檻中虎羈紲韝上鷹何時騰風雲搏擊中所能

仍重也猶言重并也懷冰寒也司馬遷曰猛虎在山百獸震驚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韝臂衣也紲縫也中猶射者之中也○承上言韓信貧賤而有富貴之日我則何為而久困於貧賤乎寒苦相仍衣不蓋體為故舊者尚不相恤新交之友寧有念我者乎以致摧殘有若檻中之虎斂爪牙而不得逞其搏噬之威也又若韝上之鷹受羈絆而不得奮其飛

揚之勢也然鷹未鞲上未知何時得以紓其縧索使之飛騰於風雲之上擭攫雉兔以中其所能乎夫英雄之未遇則屈於一人之下及其既遇也則伸於萬人之上彼少年者烏得而知之乎○按此詩李白必有不得意於新平之少年者故詠之若此猶杜子之赤霄行也赤霄則有自反自脩之意李白則專於尤人以自誇豪邁之氣雖有餘而撿束之意則少矣故以辭較之則杜不如李以意較之則李不如杜

贈崔侍郎

長劍一杯酒男兒方寸心洛陽因劇孟託宿話胸襟但仰山岳秀不知江海深長安復携手再顧重千金

賦也劇孟漢任俠士也漢書七國反周亞夫乘傳至洛陽得劇孟喜曰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矣天下騷動

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云唐以洛陽為東京長安為西京再顧再會也〇此李白之贈崔侍郎也言使劒對酒而慷慨者男子之心四方之志也向者在洛陽曾因劇孟之徒得以假館託宿吐露其胸襟具陳其底蘊然非枉已以求人也乃仰瞻一代之英賢鍾山岳之間氣者所以慷刺前來惟求一見雖有江海之深途路之遙亦不知也今於長安復得携手再蒙青盼如獲千金之重何幸如之此敘再會之情也

君乃軒轅佐予叨翰墨林高風摧秀木虛彈落驚禽

軒轅黃帝得風后為相力牧為將皆賢佐也翰墨林即翰林也時白以文章供奉翰林高風摧乎秀木喻衆口讒乎賢人也虛彈落乎驚禽喻被讒而懍乎憂畏也事見二卷〇此則再敘其不遇也言君乃軒轅之佐聖世之賢臣治朝之股肱

也予亦叨忝翰林之職供奉之清班待詔之近侍也官雖不
同君寵則一夫何讒言率興吾被放黜有若高風之摧乎秀
木不得自遂其敷榮矣麗彈之落乎驚禽被傷而益有所畏
也始雖與君而同朝終則與君而殊轍榮枯相去亦云遠矣
不耶回舟興而来命駕尋扶揺應借力舂李頎成陰
晋王子猷雪夜憶安道在剡自山陰乗小舟詣之經宿而造
門不見而返人問其故曰乗興而来興盡而返嵇康與吕安
相善每思及則千里命駕莊子云鵾化為鵬摶扶揺羊角而
上者九萬里劉向說苑曰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言於長
安承其再顧携手相歡非若子猷之訪戴不及門而回舟乃
如嵇康之思吕雖千里而命駕也且士之所以貴於知已者
以其能相薦引也君為良相我乃摧殘願借吹嘘之力更藉

蔭蔽之休庇乎有所振拔否則吾將終於棄捐而已矣雖抱男兒之志亦何所施哉

笑吐張儀舌愁為莊舄吟誰憐明月夜腸斷聽秋砧

越人莊舄仕楚有頃而病楚使人候之猶作越吟陳軫曰是人之思故也張儀舌見前○言我願君之引薦也我豈無可用之材乎誠如七國之張儀其舌尚存猶可以遊說而取富貴也然亦未免乎懷土之思故愁為莊舄之吟念彼舊鄉月下聞砧声而腸斷矣中情之切切者惟自知耳誰復有憐於我者乎所以有望於侍郎也

走筆贈獨孤駙馬

都尉朝天躍馬蹄香風吹人花亂飛銀鞍紫鞚照雲日左顧右盼生光輝

賦也駙馬都尉官名也漢駙馬都尉掌駙馬注云駙近也主天子之車駕者也鞍鞚皆馬飾也漢書馬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此李白贈獨孤駙馬也言都尉趨朝驅馬於皇都銀鞍紫鞚照乎雲日左顧右眄悉生光輝赫然精彩之動人也

是時僕在金門裏待詔公車謁天子長揖蒙垂國士恩壯心剖出酬知己

僕白自謂也在金門待詔供奉時也漢書東方朔上書待詔公車漢官儀有公車令蓋在宮門主章奏者故未央長樂二宮皆有公車豫讓曰智伯以國士遇我〻故以國士報之剖心盡心也○言都尉在朝之時我遙待詔金門伺候於公車以即天子之清光相逢長揖重承顧眄待我以國士之禮可謂知己者矣我將剖心盡己以圖相報雖至捐軀殞命有不

惜也國士〻之報豈敢忘乎

一別蹉跎朝市間青雲之交不可攀儻其公子重回顧何必侯嬴長抱關

史記侯嬴魏之隱士年七十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無忌用其策破秦救趙〇言與都尉向日同朝固相知矣我以被讒而去國一朝分別遂隔市朝君在青雲之上我當竄逐之餘勢相懸絕不復可相扳也然居高者可以援下任顯者可以振微君乃朝廷之貴戚天子之近臣也倘或不棄貧寒能如無忌之枉駕於夷門則我如侯嬴亦可以展一得之愚致身顯達矣豈久於抱關者哉

贈嵩山焦鍊師并序

嵩山有神人鍊師者不知何許婦人也文云或作会生於齊梁

時其年貌可稱五六十常胎息絶穀居少室廬游行若飛倏忽萬里世或傳其入東海登蓬萊竟莫能測其往也余訪道少室盡登三十六峯聞風有寄灑翰遥贈

二室凌青天三花含紫烟中有蓬海客宛疑麻姑仙道在喧莫染迹高想已綿時餐金鵝蘂屢讀古苔篇

賦也二室者太室少室嵩山之二峯也世傳道士自外國將具多子種於嵩山之下一歲三花白色香美蓬萊在東海中故曰蓬海道仙道也綿遠也金鵝蘂古苔篇未詳或名金鵝蘂丹液名古苔篇乃古秘訣之書也蓋藏石室中生古苔者也如白游太山詩云遺我鳥迹書飄飄落嵒間其字乃上古讀之了不閑○此李白贈嵩山焦鍊師也言嵩山二峯太室少室高入青天山中異木名具多子者一歲三花花含紫烟

中有蓬萊仙客宛若麻姑亦嘗胎息絶粒盡得飛昇之術或入東海登蓬萊悠然而雲遊乃焦姓之鍊師也道既就矣塵莫能涂迹既高矣馳神逾遠時燦金鸞之藥丹成而靈光現也累讀古昔之篇秘訣而心能悟也此言鍊師之修道於嵩山

八極恣遊遨九垓長周旋下瓢酌潁水舞鶴來伊川還歸東山上獨拂秋霞眠蘿月掛朝鏡松風鳴夜絃潛光隱嵩岳鍊魄棲雲幄霓裳何飄颻鳳吹轉綿邈

垓亦極也八極九垓舉天地之大而言也潁水在嵩山登封縣東南伊水在嵩山南東山未詳所在或曰山在嵩山之東者曰東山鍊魄修鍊其精魄也雲幄霓裳鳳吹仙家所御之器服也綿邈遠也○上言其得道於嵩山矣此則言其遨遊

於八表也八極九垓臨所憩息任其周施酌頴川之水難伊川之鶴仍歸東山眠霞對月静聽松風潛棲于嵩岳之上修精錬鬼以從仙遊霓裳飄飄而仙樂之遠聞也

願同西王母下顧東方朔紫書倘可傳銘骨誓相學

紫書仙家之書也漢武内傳云元封元年七月七日武帝閑居東方朔待側忽西王母至授帝以瓔笈紫書之文又西王母謂東方朔曰蟠桃三千年開花三千年結實此兒已三偷矣〇上言錬師周遊宇内是即西王母之流我之有志於道是亦東方朔之徒也願如王母之顧方朔授以紫書之文傳以長生之訣錬師倘不我棄我當銘骨以自誓洗心而願學也

口號贈徵君鴻此公時被名

陶令辭彭宅梁鴻入會稽我尋高士傳君與古人齊雲卧留丹壑天書降紫泥不知楊伯起早晚向關西

賦也漢書梁鴻字伯鸞與妻孟光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而為四皓以來二十四人稱頌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以傷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鴻乃易姓運期名燿字侯光與妻子適吳依大家皋伯通居廡下為人賃舂每歸妻饋食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舍之於家高士者高尚其志不求仕進者也新垣衍謂魯仲連曰先生天下之高士也天書詔書也漢璽書皆封以武都紫泥故曰紫泥詔楊震字伯起明經博學時人號為關西夫子○此李白以口號贈徵君鴻也言淵明辭彭澤之令而歸於柴桑梁鴻攜妻子出關而入於會稽皆能不

事王侯高尚其志者也我於典籍之中考究高士之傳以君之出處較之與古人殆相齊也又何愧於淵明與梁鴻哉君方卧於丹壑之中天子聞君之名下詔徵名將欲起君用於朝廷不知君之甘於肥遁有如楊伯起者隱居授學於關西未嘗營心於祿仕也○按李白於徵君不言其姓而著其名詩內却用楊伯起故事則其人之姓楊可知矣凡李白贈人之詩多用前代同姓故事以美之以此知鴻之姓楊也

贈張公洲革處士

列子居鄭圃不將衆庶分革侯遁南浦常恐楚人聞抱甕灌秋蔬心閒遊天雲每將瓜田叟耕種漢水濱

賦也將猶與也列子名禦寇居鄭圃四十年無識者國君卿大夫視之猶衆庶也鄭圃地名周之盛時天子會諸侯田獵

之所後以其地封鄭故曰鄭圃即詩所謂圃田在周東都畿
內南浦楚地楚辭云送美人兮南浦莊子云子貢過漢陰見
一丈人為圃畦抱甕而灌子貢教其為桔槔丈人曰有機械
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吾不為也濆水際也漢水
見前〇此贈張公洲革處士也言列子居於鄭圃渾迹衆庶
無所分別革侯則遁於南浦泯其声光不求聞達灌圃耕田
於漢水之濆亦猶列子之居於鄭圃而渾迹於衆庶也
時登張公洲入獸不亂群井無桔槔事門絕刺繡文長揖二千
石遠辭百里君斯為真隱者吾黨慕清芬
張公洲〻名在上元縣江中莊子云孔子困於陳蔡間七日
不得食大公任往吊之曰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孔子曰善哉
吾將去其弟子逃於大澤不裘褐食杼栗入獸不亂群入鳥

不亂行鳥獸不惡而况人乎注云言若草木之無心也史貨殖傳云刺繡文不如倚市門郡太守秩二千石桔槔見上文○上言華處士隱遁南浦遊耕楚地此則言其居於張公洲也隱居無心鳥獸同群井無桔槔之械則機心息矣門絶刺繡之紋則市利輕矣不屈於郡邑則徵辟有所不受爵祿不入其心矣是則遁南浦灌園而耕種者乃為真隱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清風高節可以振流俗激貪懦起吾人之景仰者也

李詩選註卷之六終